

200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王 寅 著

认知语言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认知语言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

王寅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语言学/王寅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语言学系列丛书)

ISBN 978-7-5446-0205-1

I. 认… II. 王… III. 语言学—研究 IV.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0306 号

本项研究为 200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为 02EYY001),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四川外语学院资助。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a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ap.com.cn> <http://www.sflap.com>

责任编辑: 李健儿

印 刷: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375 字数 68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0205-1 / H · 0081

定 价: 37.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语言学系列丛书

(已出版书目)

书 名	编著者
话语分析	李悦娥 范宏雅
交际法英语教学和考试评估	徐 强
教学篇章语言学	刘辰诞
篇章回指的功能语用探索——一项基于 汉语民间故事和报刊语料的研究	许余龙
认知语言学概论	赵艳芳
新编语用学概要	何兆熊 等
音系学	赵忠德
隐喻学研究	束定芳
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	朱永生 等
英汉语篇综合对比	彭宣维
英语词汇学研究	汪榕培
英语语篇语言学研究	胡曙中
英语语言学纲要	丁言仁 郝 克
语法的多视角研究	金立鑫
语言共性论	程 工
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赵蓉晖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	王 寅
语义学教程	李福印 Koenraad Kuiper
社会心理语言学	王德春 等
美国新修辞学研究	胡曙中
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	李战子

序 一

王寅教授将他的新著《认知语言学》打印稿寄我，A4纸用了700多页，装订成3巨册，令人钦佩不已。王寅教授肩负行政工作，但仍旧能够挤出时间，刻苦钻研，认真研究，成功地完成了国家级研究课题，若没有惊人的才智和毅力、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和热爱，是难以完成此任务的。

本书为200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研究价值不言自明。本课题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反映了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学术界所关注的前沿课题之一。就认知科学而言，它主要研究心智表达如何促使有机体产生适应性行为和对世界的认识。这样说虽然有些简单，但包括了认知科学的三个重要方面：(1)对多学科性的认识；(2)客体的解释是对有指导的行为和认识的认同；(3)内部知识表达和转换涉及对这个解释的确认。本书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这与二次世界大战后认知科学最初植根于信息科学和计算科学(指广义的心智运作、心智结构、意义、概念系统、推理等)不同，作者明确地说明他的研究着重论述狭义的认知语言学，即以Lakoff、Langacker、Taylor等人的理论为基础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其基本特性是研究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是如何通过“心智范畴”(或“意象图式”)建立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本书重点研究了范畴化理论、认知模型、意象图式、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语法化、隐喻认知以及象似性等方面。贯穿全书的思想是我们对“现实”体验的上述种种途径或手段的源头，来自我们通过自身对世界的经验。应该说，国内已有学者对上述有关内容进行了一些介绍和报道，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这些方方面面作整合性、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当属本书。

我对本书研究过程中的主导思想印象很深，即王寅教授能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论述主观与客观问题，如马克思(1844/1979:126)在论述“人化的自然界”时指出：“任何一个对象对于我的意义，都

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另一处,作者又引用了马克思1845年有关认知主体能动性的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象、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引自本书第八章第四节),我总觉得现在有些新生代学者热衷于侈谈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一类时尚,就是缺乏科学思想最根本的指导。

正因为作者能用科学的方法论武装自己,在本书中不时有表述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包括对学术权威的看法。如在第十四章中,他对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这对术语以及其间的关系提出了疑问,前者基于音响形象,后者基于概念。不破不立,在这个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语言形式(或符号形式)”与“所指意义”这对新术语,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同一章中,作者讨论象似性辩证观与任意性支配观时,谈到“我们接受象似性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任意性,我们所否定的是索氏‘任意性支配观’。”我认为这种辩证的分析方法是正确的,也是可取的,倘若过于强调任意性的支配地位,把象似性看作零星的个案,只能遮掩人们的视线,从而不能经由认知的视角去探索语言是如何产生的,人类是如何创造、使用和发展语言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团,可以产生不同的语言,但当他们面对世界、认识世界和表达世界时,都离不开象似性的过程。“约定俗成”一词过去强调其任意性,其实“俗成”就包含着个体对世界认识过程表现的象似性,“约定”就更离不开其进行过程中的逻辑性、统一性。因此,我认为这是本书闪现出的一个创新的亮点。

本书还有很多创新亮点,这表现在作者不满足于介绍国外现成的著作或观点,而是做了大量消化吸收、洋为中用、不断创新的工作。作者能收集语料,特别是汉语语料,对别人的和自己的观点进行认真验证。如在有关范畴理论的第三章,作者通过汉英词语形成规律的比较,指出汉语较多地运用了定中构词法,对范畴层或次范畴层的概念使用频率较高。第五章对意象图式的讨论,能根据汉语“上”这个词的意义引申来说明问题,并与英语的 over 和 on 做了独到的比较(任意性学者是不会思考这些问题的)。作者在第七章中还能针对现有几种认知模型之不足,提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ECM),而且该模型显示出了强大

的解释力,为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用“统一的认知方式”来解释语言各层面的研究方法又增添了一种新的途径。在第十三章中作者讨论隐喻时,还论述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这往往为英语界的学者所忽视。

早期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偏向于词语和句子,作者在本书中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辟两章讨论语篇层面上的认知研究问题。如在第十章“认知与语篇”中,作者举的都是来自实际生活的对话,一则描述两位同学的对话,一则是顾客与商场服务员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国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开始研究认知与语篇的关系了,其代表人物为美国的Chafe^①,但作者讨论得更为深入,此举非常重要,因为人们交际时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不是一词一句,而是以语篇为单位的。只有从认知角度研究语篇,才能更完整、如实地说明人们是如何通过语言对现实感知和认识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第十六章中还将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扩展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之中,这确实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认知语言学又为翻译界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从全书看,作者非常注意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实用性,对一些理论都能谈到其应用价值。如第十三章关于隐喻认知理论的讨论中,作者介绍了隐喻理论在英语语言教学和文体分析中的运用,指出“隐喻不仅是一个帮助我们丰富语言表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我们的创新思维、语言习得密切相关。”为此,作者本人在教学中曾尝试将computer一词既隐喻性地类比其外形(a radio, a paper box, a wardrobe, a desk, a notebook, a bookcase ...),也隐喻性地类比其作用(storehouse, collector, mathematician, teacher, man's brain, telephone, game player, camera, designer, writer)。在讨论任意性和象似性时,作者联系到语言教学中的形式本体观教学法和语义本体观教学法两者的分歧。作者这一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如果一个理论没有实用意义,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都去研究这个理论了。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如作者介绍了原型范畴理论在语言分析中的具体应用,认知语言学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等等。

最后,作者归纳了本学科应当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认知”的范围

① 见拙文“认知与语篇产生”,《国外语言学》1993年第2期,2-6页。

该如何界定才合适？范畴中的中心原型成员该如何确定？Taylor的“语义链”能否解决中心成员的确定问题？如何掌握范畴扩展过程中的“扩展限制”？对三维空间如何获得稳定的理解？这样的问题有十多个，如究竟是语言间构词方式的差异影响对范畴层次或基本层次范畴的认识，还是人们对范畴层次或基本层次范畴的不同认识影响到语言间构词方式的差异？我想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很有价值的，也是他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结果，所有这些问题不是用来说明认知语言学之不可取，而更应该是用来说明认知语言学研究该如何向纵深发展。我们不做观望派，仅只评头品足，而是投身实践，在现实交流中扩展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哪怕是很小一步，王寅教授一定会很高兴的。

胡壮麟

2004年12月2日

北京大学蓝旗营

序 二

读完王寅教授的《认知语言学》，我有很多话要说，不仅是因为作者让我作这个序，而是因为读后深有感触。

语言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在一两千年前就已关注语言研究；说它年轻，是因为把语言作为心灵的窗户，用来探讨大脑认知，使语言学登上认知科学的大雅之堂却是近40来年的事。这一点，特别要归功于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在20世纪50年代领导的一场语言学革命，把语言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于探讨大脑的语言习得机制。在那以后的40多年里，乔氏创建的生成语法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学派，一直占据着世界语言学舞台的中心，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

然而，语言这个东西实在太复杂，至今仍有很多东西未搞清楚。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它，视角不同，研究的切入点也会不一样，因此形成了各种语言学研究的流派。每个流派往往专注于某一方面的研究，难免留下疏漏，为新流派或同一流派下新研究方向的发展做了铺垫，而一个新流派的发展和进步往往伴随着对前人理论的批判和继承。当今认知语言学就是在对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TG语言学的批判中诞生的。

为什么要批判这样一个曾经引起语言学一场大革命的理论呢？原因之一，是乔氏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画地为牢，自成体系，高度抽象地研究语言形式，冷落形式所表达的意义，更是排斥语境的作用。但是，常识告诉我们：语言形式不大可能离开意义而独立存在。形式首先是服务于意思表达的，并产生于意义交流的互动过程之中。此外，语言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交际功能，而交际则是意义的交换，并且总是发生在语境里，语言离开语境，就如同鱼离开了水，失去了生存之根本。遗憾的是这个常识性的道理，TG语言学家们若不是忽略了，就是有意置之不理。然而，常识往往体现某种规律性，对常识的深入思考往往导

致创新。认知语言学研究者们从常理出发,以语义为先导,一开始就是在做对的事情,瞄准了正确的研究方向,把握住全局,进而把事情做对。正是由于方向正确,研究的理论基础正确,经过30多年的发展,认知语言学这棵嫩芽逐渐成长为一棵茁壮的参天大树,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结出了累累硕果,渐成主流学派,前景一片光明。一批思想活跃的语言学家聚集在认知语言学这面大旗下,探究语言的方方面面,创办了自己的学术杂志,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在语言学的一些领域里领导着当今的研究新潮流,如语法化、隐喻、象似性、语篇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展示了这门学科极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王寅教授是我国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发表过许多研究论著,《认知语言学》是他最近完成的一部力作。拜读此书之前,我心里有些纳闷:认知语言学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传承着古代哲学大师们的思想,又经过近几十年的迅猛发展,文献浩如烟海,如何筛选材料,将这门学科系统地介绍给读者呢?这肯定是一件颇费工夫和思量、难以做到的事情。读了这本书,我发现,王寅教授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成功,令人佩服。他旁征博引,以生动流畅的语言,将认知语言学的概貌和主要成果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若想了解什么是认知语言学,这门学科根植何处,与其他语言学流派有哪些不同,范畴、概念、意义这些术语代表什么,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如何,当今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在哪,什么是认知语法,什么是语法化,语篇为什么受到重视,隐喻研究为什么重要,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为什么引起语言学家们的关注,认知语言学如何看待语言习得,对外语教学有何启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读者都可以从书中找到很好的答案。

读者还会发现,作者在介绍认知语言学主要内容的同时,常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结合到论述之中,对各家之言采取一种批判性接受的态度,他的精辟分析贯穿着整本书。作者若不是长期致力于认知语言学研究 and 教学,有广博的知识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积淀,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研究心得,这本书是不可能写得如此成功的。

可以说,《认知语言学》既是一部学术专著,又是一本实用的语言学教材。如果您想借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去研究汉语,此书一定对您有帮助;如果您想开展语言习得研究,了解习得什么,此书可以帮助您找到习得研究的切入点;如果您是教师,想给研究生开设认知语言学课,此

书不仅提供了系统的理论知识,而且还附有丰富的思考题和巩固练习;如果您想通过了解语言的运作机理去改进外语学习和教学,此书一定会给您很多启发。总之,这本书的问世,对我国的语言研究者,对研究生,对语言教师,无疑是一大喜讯。

王初明

2004年10月

前 言

(一)

20世纪前60年语言学研究主要是描写性的结构主义倾向,着重分析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特点、关系等,但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从描写转向解释,乔姆斯基所倡导的转换生成(TG)学派一反昔日的描写情结,转向解释语言为什么会这样,从而形成了语言学界的一场革命。结构主义与TG学派,都是从语言内部结构入手进行的研究。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分析哲学并兼有唯理性倾向,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并运用了物理、化学的分析方法描写语言内部结构,强调语言的內指性、系统性。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TG学派的哲学基础是混合哲学(笛卡儿的天賦论和二元论,以及形式主义),心理学基础是纯心智主义,认为语言和句法都是自治的,可用形式化的方法加以研究。而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心理学基础是建构性的心智主义、互动论、连通论。

TG语言学派在50年代就提出了从心智角度研究语言的观点,70年代后期许多认知语言学家接受了这一观点,都认为语言和认知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著名学者Winograd在1983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作为认知过程的语言》(*Language as a Cognitive Process*)的专著。Taylor(1996:21)指出:当前语言研究的一个总趋势是认知研究,即认为语言是心智(认知)的现象。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由Essex大学语言与语言学系教师Andrew Radford、Martin Atkinson、David Britain、Harald Clahsen、Andrew Spencer集体编写的新书《语言学导论》(*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开宗明义地指出:语言是人类普遍的认知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学的主要方向应该将语言作为一个认知系统来进行研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个学派有同源关系,但认知语言学家又提出了一系列与乔氏假设截然相反

的观点,逐步形成了语言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认知语言学,且近年来已渐成主流学派。

由于认知语言学与 TG 语言学在哲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在心智的来源、表征的方法、研究的内容、得出的结论等方面存在一系列根本的分歧。两大学派在自足性、客观性、生成/概括的优先性、普遍性、形式/功能观等很多基本假设上存在根本对立。认知语言学家在强调认知的同时主要强调了语言的“体验性”、认知主体的想象力,坚决批判语言天赋说,坚持从体验性认知的角度来解释语言,将语言视为人类整个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语言的意义不可能限于语言内部,而主要应来源于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是使用者对世界理解的结果,具有动态性、可变性、不确定性等特征。而且语言的基本功能在于意义,研究语言时必须将语义置于首位,因而认知语言学的中心内容之一是认知语义学,在语义描写时必须废除客观主义的指称论、真值论、成分论、形式论等观点。因此,语言就不是一个自治的系统,句法也不是一个自治的系统,它们是客观现实、生理基础、身体经验、认知方式、知识结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语言表达与主客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之间(即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存在象似性关系。

如果说 TG 学派是对描写性结构主义学派的一次革命,则认知语言学就是对乔姆斯基革命的又一场革命。2000年7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圣地亚哥分校的著名认知语言学家 Lakoff 教授和 Langacker 教授都对笔者说过: We are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o the Chomskyan Revolution.

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Langacker, 2000: 261)。功能语言学侧重语言的社会方面,主要从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使用情景来研究语言,将语义置于中心位置,但也不排斥心理方面的研究(胡壮麟, 1991)^①。认知语言学更侧重语言的心理方面研究,强调认知方式在语义形成中的作用,同时也重视社会文化、百科知识对于语义理

① 胡壮麟认为功能主义的主要流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系统功能学派、马内丁学派、荷兰功能学派、美国学派(Boas-Sapir-Whorf思潮、层次语法、切夫语法),等。

解的必要性。可见,两者研究的侧重点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基本观点、原则、方法有很多相仿之处,可将两学派结合起来。戴浩一(1989)则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尝试,提出了认知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强调从认知和功能这两个角度来论述语言。

(二)

“认知语言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1971年,是用来指真正研究大脑中的语言(参见 Lamb, 1998: 381)。但时下国内外学者所说的认知语言学与 Lamb 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并不相同,常指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9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盛行于欧洲和北美及其他国家,本世纪已渐成主流的新兴语言学流派。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ICLA)1989年春天在德国的 Duisburg 召开了第14届国际 LAUD 研讨会(Linguistic Agency University of Duisburg),这次会议也是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①。会议期间成立了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ICLA: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创办了“Cognitive Linguistics”期刊(每年四期)。由 René Dirven、Ronald W. Langacker、John Taylor 等主编,德国 Mouton de Gruyter 出版的《认知语言学研究》(*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丛书,现已出版到第25卷,这一卷由我国学者 Chen Rong(陈融)编写,书名为《英语倒装研究——一种“背景先于图形”的构造》(*English Inversion — A “Ground-Before-Figure” Construction*)。1993年荷兰 John Benjamins 出版公司开始发行《语用学与认知》(*Pragmatics and Cognition*)期刊。协会的成立和召开,刊物的出版和发行等一系列活动,奠定了认知语言学的坚实基础,吹响了全面进军认知语言学的号角。

① 五年后,即1994年3月22—25日在 University of Duisburg 召开了第19届 LAUD 研讨会,大会主题为“Language and Space”,同时宣布将该大学改名为“Gerhard Mercator University”,以纪念地图制作家 Mercator(在 Duisburg 花了50年时间才将整个世界的“空间”制成一张完整的地图)逝世400周年。十分有意义的是:这次大会的主题也正好反映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因为“空间”在认知语言学中被认为是人类概念化的核心。

ICLA 到目前为止分别在德国、美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召开了7届国际研讨会,2003年7月在西班牙召开了第8届研讨会。一股“认知语言学”的强劲风潮从北美和欧洲大陆刮向了全世界,为我们研究语言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全新的方法,近年来发展迅猛,越来越得到普遍承认,形成了结构主义学派和TG学派渐渐让位于认知语言学派的趋势,后者已逐步成为主流学派。近二十几年来一大批学者奋斗在这一领域,各类著作和论文如雨后春笋,数量猛增。

Lakoff & Johnson 于1980年合作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1999年出版了《基于身体的哲学——体验性心智以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 —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下文简称《体验哲学》),Lakoff 于1987年出版了《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范畴对于心智揭示了什么》(*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Langacker 分别于1987年和1991年出版了《认知语法的基础》第一卷和第二卷(*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2000年出版了《语法和概念化》(*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Taylor 于1989年出版了《语言范畴化——语言学理论中的原型》(*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2003年出第二版),1996年出版了《英语中的所有格构造——一项从认知语法角度的研究》(*Possessives in English — An Exploration in Cognitive Grammar*),2002年出版了《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等。

Johnson 于1987年出版了《心智中的身体——意义、想象和推理的身体基础》(*The Body in the Mind —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 Reason*),Sweetser 于1990年出版了《从词源学到语用学——语义结构的隐喻观和文化观》(*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Dirven & Verspoor 于1998年出版了《语言与语言学的认知探索》(*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Ungerer 和 Schmid 于1996年合作出版了《认知语言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Croft & Cruse 于2004年出版

了《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这两本书已被国内外很多院校用作教材。

这些著作都已成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著作。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学者的广泛响应,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零散介绍国外这方面的理论和研究成果,90年代后期至现在该领域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各大语言研究刊物在这方面发表的文章稳步增多,并出版了十多部有关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专著,如:

张敏(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

袁毓林(1998)《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

熊学亮(1999)《认知语用学概论》

王寅(1999)《论语言符号象似性》

(2005)《认知语言学探索》

(2006)《认知语法概论》

石毓智(2000)《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

束定芳(2000)《隐喻学研究》

赵艳芳(2001)《认知语言学概论》

胡壮麟(2004)《认知隐喻学》

等等,这使得认知语言学逐步成为我国语言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并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

特别是进入新千年,我国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逐步深入,各高校和语言研究机构纷纷立项,呈现出系统化、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从介绍综述走向专题研究,从理性探索走向语言教学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从单语分析走向汉外对比,从理论基础阐述走向认知方式(又叫认知工具、认知策略,主要包括:体验、范畴化、概念化、意象图式、认知模式[包括框架、CM、ICM、ECM、心智空间等]、隐喻转喻、识解^①、激活、关联等)透视。与此同时,为促进我国认知语言

① Langacker 起初用 Image(意象)这个术语,后改为 Construal(识解),包括:详略度、辖域(相当于认知域)、背景、视角(包括参照点原则)、突显(包括图形—背景原则)。

言 学

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以认知语言学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活动也相继进行。苏州大学于2000年4月7日至12日举办了全国第一期认知语言学讲习班,学员近百名,世界著名认知语言学家John Taylor教授及笔者等共作了8场报告。2001年10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2002年10月19日至24日,苏州大学举办了全国第二期认知语言学讲习班,学员有来自全国高校的教师和研究生150多名,世界著名认知语言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Fauconnier教授,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家煊研究员,河南大学徐盛桓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束定芳博士以及苏州大学汪榕培教授及笔者共为学员作了8场报告。讲习班后,苏州大学于25日至27日召开了全国第二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与会代表160余名,讲习班上的报告人在大会上又作了主题发言,世界著名认知语言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Langacker教授还专为大会发来贺信。2004年4月17日至25日西南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第三期认知语言学讲习班及全国第三届认知语言学研讨会。这次讲习班先后邀请了徐盛桓教授、Langacker教授、程琪龙教授、熊学亮教授、束定芳教授、石毓智教授、沈家煊研究员及笔者等认知语言学界的学者讲学,来自国内40余所高校近120位学者参加了讲习班。

虽说认知语言学在西方于20世纪80年代才算正式建立起来,但人们运用“认知和心智”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由来已久,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我国汉语界从“认知和功能”角度研究语言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这是因为汉语自身的特点更适合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研究。不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且“我山之石,亦可攻玉”,在这“全球化”、“地球村”的年代里,我们既要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也要汲取我国汉语界的语言研究成果,只有将中西语言理论结合起来,洋为中用,中西结合,才能对复杂的语言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提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尽早走出语言的迷宫。

正是这些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得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不断走向新高潮,并呈现出汉语学界与外语学界齐头并进的喜人局面。